

小說組 優選獎

變漁

汪恩度





汪恩度



簡歷

筆名浮火，偶爾在網路連載小說，目前經營個人社群（BoundlessFire）。

出版有：《北投機車快遞》、《神咒》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與辛苦的主辦單位。

也謝謝文昌，在我迷茫的時候給我笑杯。

也謝謝我的鍵盤，在打字的時候沒有壞掉。

也謝謝我喝水的杯子，直到我小說寫完才破掉。

變漁

張金榮放眼望去，前方什麼都沒有。迎面的海風將皮膚吹得刺痛，伴隨著一種血液凝結的錯覺。冷意沿指尖向上爬行，就像是除去不掉的藤蔓，緊緊纏繞住他的身體，直到他連呼吸都隨之變慢，最中心處如同凝結般冰冷，這趟航行也到達了回程的時候。

他們出港時是一片漆黑的夜色，月亮掛在天空最上端，柔和的光將那些碎浪鋪開的紋路都一一鍍亮，也將船隻航行的軌跡暈染成一條銀色的長帶，用作指引他們回家的道路，只要跟隨著那條不會消失的銀帶，他們就能夠順利回到岸上。

張金榮站在甲板上，遠處的對岸壟罩在濃霧中，那些縮小的建築物都彷彿飄浮在雲端之上，曲折的海岸也融為一片模糊的色塊。

在海上時，他偶爾會疑惑自己要回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是那個遙遠得看不清楚的地方？還是這片波濤起伏，承載著自己搖蕩的海？沒有人可以回答他的困惑。只有月光依舊為他指引方向，鋪出銀白色的光道，連結著他與岸邊，彷彿期望著他能夠回到那片土地。

其實比起腳踏實地的陸地，他更喜歡總是飄搖不定的船板。這裡沒有這麼多複雜的耳語，只有海浪的細聲，傳遞著大海想要告訴他的訊息。他會從這些來自遠方的消息中，推知大海的心情與變化，追尋到那些順著洋流來到島嶼四周的魚群，用以判斷出海的好時機。

他也已經習慣與多數人不同作息。追隨盈虧的月光與來回的海流，在人們熟睡時醒來，黑夜是一天的開始，以那片輕薄的陰影覆蓋住自己，將他的面孔與一切特徵都抹除，令他與每個站在



甲板上忙碌的人同樣，沒有分別，也不需要分別；而從初升起逐漸轉為大亮的天空，則更多時候是催促他們休息的徵兆。

偶爾，為了應付漁船上的突發狀況，他也會無視於身體的疲累，及種種催促他休息的跡象，只為了等待那些豐美的漁獲，只要漁船滿載，岸上的家人就能夠美滿的生活。

張金榮曾經是以這樣的目標，努力撐過了那些年頭，記不清楚自己一年能與家人相聚多久，說上多少話，可他卻清晰的記憶著自己每一次出船回港的漁獲數量，記著當那些漁獲被卸下船，抬進魚市拍賣時，那些嘈雜的叫賣聲。那都是他付出了青春，在海上用汗和淚換來，用以餵養名為家的餌料。

行進到一半的船已看不見剛才捕魚的那片海，也看不見岸邊用以接納魚貨的港灣，放眼望去四下皆茫。太陽升起後那條由月光構築，通向家的道標緩慢地消失。迎著海風的吹拂，即使他拉緊外衣，仍無法阻止自己核心的冷意失控生長，直到降至與這一片海同溫。

規律海風中出現不同於平常的低語，那是他十分熟悉，出現頻率僅次於海浪的聲音。

「今年很不尋常，魚又更少了。」不知何時也來到了甲板上的林永福說。

他與林永福認識多年，只要臨時被徵招出海大多都是由他駕駛船隻，找到適合下網的漁場，再由張金榮與其他漁船共同作業下網、收網，等待著將海裡最新鮮的魚隻送回港邊，賣得一個好價錢。

船行進在平靜延伸的海面，每前進一些就能見到更多不同的色塊，總是被人們形容為蔚藍的大海，在此刻看來帶著一點黯淡的墨綠色，有些區域則的顏色則是暗沉的灰褐色。

張金榮與林永福的視線膠著在那一處明顯與其他地方有著色

差的海域。他相信兩人心中所想到的事情也許都是相通的，那片在海上出現的陌生顏色，也許正是今年不同於以往的原因，只是他們誰也沒有把心底真正的話說出口。

倒是林永福總結一樣的說：「魚越來越難抓了，以後的子孫說不定都吃不到了。」

他側頭看了林永福一眼，對他提及的標的並不感興趣，那些話語彷彿離自己很遠很遠，當人們第一次發現大海原來也會枯竭的那年，他的「家」就在劇烈的衝擊之中破敗。

「那漁民不是會先餓死？」

林永福爽朗的笑聲迴盪在甲板，「不要怕啦。我們已經看不到那個時候了。」

張金榮不明白自己說的話究竟哪裡好笑，等他的目光移至對方臉上時，才發現那張與自己相仿，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上並沒有在笑。那原本聽來像是笑聲的音調也在一瞬間變卦，成了某種像是喘息的急促氣音。

他們的對話沒有延續下去，也許是這個話題早在群體中流傳過無數遍，再也沒有任何有新意或者可能的答案。

林永福又回到了船艙裡，淪陷在迷霧中的港口也隨著船逐步靠近，顯現出形狀，一艘艘的船隻停棲在港灣之中隨浪搖擺，其中有幾艘也是剛回港的漁船，正在港邊卸魚貨。

雖然他們的距離仍無法搆到岸邊的土地，也看不清那些晃動的人影，但是從卸貨的人數以及吆喝的音量，他能夠敏銳的感覺出那艘漁船跟他們興許是同病相憐，那麼大艘的船開出去，卻只比他們多帶回一點魚獲。

今年很不尋常。林永福的話再度出現在他耳邊。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這句話彷彿成了萬用的解答。舉凡捕不到魚的時，漁獲量稀少時，又或者滿載了一船魚，體型卻都偏



小時，他們都會自然而然的說出這句話。

也許人們說的話都是真的，畢竟每個人經驗都不可揣測，今年與明年自然亦不可能相同。只是當「不尋常」在各範圍頻繁出沒時，他不禁想要問：怎麼樣才是尋常呢？

港邊的船終於卸完漁貨，林永福的船也駛進港灣停靠。當他一腳踏上岸邊，踩踏到那既不搖晃，也並非如船板一般，下方空洞的實地時，身體的骨頭都在瞬間被那一腳踏出去反彈的力道劇烈震動，彷彿替代了失去的海浪與搖晃，他整個人從接觸到陸地的那一點開始晃蕩起來。他也因為這未預期的不穩僵在了原地，被隨後下船的林永福拍了拍肩膀。

「你怎麼了？幹嘛停在這裡？有什麼問題嗎？」

張金榮搖了搖頭，無法解釋自己這些反常的行為。當林永福的手拍上他肩膀，瞬間那些遺留的晃蕩都彷彿被拍散，只剩下一點微微的暈眩，是身體還習慣著跟隨海潮律動的後遺症。

為了不讓自己顯得太過怪異，他指著另艘船卸貨後擺放在港口的魚獲，「今年的鯖魚是不是比較小？」

林永福順著他的目光看去，「正常差不多這時候可以補到比較大尾的了，但是今年到現在都沒看見。」他以手比劃著，說一說卻突然停頓下來，「不過我們連一尾都沒補到，更慘。」說完，又像在船上時那樣，哈哈的笑起來，而人也隨著笑聲，離開了張金榮的視線。

張金榮注目著那個緩緩離去的背影，雖然仍不理解那陣笑聲的含意，也不知該做出什麼反應。

日頭高高的掛在天上，將月色的遺跡驅逐，暈染在海面上的花紋已經全數消失，日光清楚的照現出了一次次浪湧的高低起伏，水花輕柔搖晃著船隻，打上水泥的港灣。

這片泊船的水域，將那些激流與大浪都隔絕在外，海水帶著

一種寧靜且淺淡的綠色，水面漂浮著色彩不一的垃圾與油汙，那些都是從前記憶中沒有的。

原來不僅只是魚汛改變了，海與人都變了。



每一年的冬至前後十天，烏魚就會順著親潮，自北方向南河游，來到臺灣附近的海域產卵。那幾天也是漁家的大日子，人們無不摩拳擦掌等待著順流而來的烏魚。他們會檢修船隻與裝備，確定漁網沒有破洞且被精心養護過，然後大家一起守在收音機前，等待著水產實驗所通過電臺向大家昭告「出發！」的信號，正式拉開這場捕烏魚的慶典。

那是一陣熱鬧的日子，漁船破浪在海上搖擺，他們就站在甲板上，第一線直面著海。面前是一片海天交接的景色，看不見盡頭，也沒有邊界，停泊在港口顯得壅擠的大船到了這裡，都成為一片片輕薄的小葉，隨著起伏的風浪飄盪，一次次的被洶湧的大海與魚潮衝開。

集結在海面下的烏魚上下迴旋游竄，將平靜的海面攪動的如同沸水蒸騰般，他們爭相游動濺起的水花散逸在空氣中，形成薄薄一層霧氣，折射陽光的水珠偶爾會散炫出七彩的霓光，只在那些烏魚集結的範圍凝聚，如同一道開啟的門扉，又或者是某種封印的結界，成千上萬的烏魚在水中掙動，更有許多烏魚被下方的魚群向上頂起，萬頭鑽動著，彷彿一股洶湧翻騰的黑氣，氣勢萬鈞的朝向他們而來。

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長輩口中的「結柱」。從前漁民間盛傳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不能下網捕烏魚，因為船的力量太小，很容易被集結的烏魚掀翻，或者撈破魚網，反而得不償失。



但是隨時代演進的船隻以及魚網都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脆弱，他們開著船出來，為的就是這一刻。

各艘船上的人們手腳俐落的守住各自的崗位，朝著烏魚集結的區域與周邊，下網圍捕。

銀色的網進到海中，就像是化開了一樣，沒有半點痕跡，只剩下標示用的浮標，每間隔一段距離出沒在水面上。

成群的烏魚進入了網中，即使他無法及時看見水面下的情況，也能從海面上更為激烈的水花中，感覺出這些渴望回到出生地產卵的烏魚，對繁衍與生的執著。

機械的力量拖著魚網，所輸出的每一分力量都是烏魚生命的重量。他們也渴望著生，仰賴著這每年如同約定般信守而至的烏魚，獲得全家的溫飽。

一尾尾的銀黑色的烏魚順著網目被拉至船上，那之中還有些頑強的魚體，掙脫了束縛，鮮血沿著牠身上被切割出的細小裂口迸出，豐美的身體順著拉拽的方向落在甲板上，兀自的掙扎。

血因為魚尾拍打船板而反覆噴濺，染上了他們的腳，也將許多地方抹上喜慶的印記。熱烈的氣氛中，沒有人注意到那一陣陣反覆拍打船板的聲響成為了一種節奏，牽引著他們作業的速度與高昂情緒。

很快，一尾尾如砲彈的烏魚就淹滿了甲板。他們通通被困在了不屬於牠們的世界中，只有激烈開闢、翻出的鮮紅色鰓蓋表現著他們求生的本能。

當他回神去看時，最初那尾在甲板上不斷跳動的烏魚早已靜止，現場無一人發現那激烈的拍打聲是何時停止的，人們只是看著這滿船的烏金，興奮的處理起那些捕撈上來的魚身。

海裡的烏魚仍在跳躍，即使已經收過一次網，牠們的數量看來並未減少太多，濺起的水花也持續形成水霧，隔著那層朦朧如

覆蓋紗網的霧，他看見了模糊的船影，光透過水氣折射，將影像扭曲，使那艘船彷彿來自異度空間的幻象。

討海的男兒，並不在乎太多禁忌，他們更在乎的是出船的漁獲豐沛與否，是否能帶來一筆足以應付生活的收入。所以即便那艘船真的來自於未明的世界，他們也願意捍衛自己的漁場，與之相抗。

「有對岸的漁船！」不知是誰出聲喊，聲音帶著一點驚訝與不滿。

船上的其他人因為喊聲紛紛看向水霧中的船隻，在對方撒網落海的那一霎那，水霧被吹散，露出他們船身上筆劃簡單的文字，是中國的船隻。

所有船員一瞬間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們每一個人都張著嘴，七嘴八舌的說，但是海上的風浪太大，聲音很快就被吞沒。

只有從駕駛艙出來的船長，聲音順著海風遠遠的送了出去。

「這裡是我們的海域，你們過界了！」

收網濺起的水霧再度補起了那個短暫缺失的開口，不僅影像不得再自另一邊傳來，連他們的聲音也彷彿被厚厚的水氣擋住，怎麼也無法令那艘撈過了界的漁船離開。

連續多次的撒網，烏魚群的密度減小，被推擠至海面的魚也得以順利下潛繼續牠們的洄游，動盪的海面逐漸平息下來，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影隨之散開。

東北季風巡過海面，在行徑船與船相距的空間時呼呼的響，將那些水霧吹散。隨風而至的還有一頭高過一頭的大浪，浪花將小船高高舉起，就像是乘坐雲霄飛車一樣，所有人都被嚇得心跳漏一拍，一直到擺盪的船身再次被浪重重摔下，風聲中傳來船長的聲音。

「先回港去，把漁獲卸下來，等天氣好一點再出來。」



風浪還在持續著，人們無不壓低重心，緊靠著船身與甲板，以乞求在浪襲中穩住身形。小船老舊的引擎賣力的嘶吼，以最高的節速在逆風的海上航行，將那些來襲的浪都劈開，即使小船一次次在浪花中沉浮，也始終穩住船身，狼狽的朝著港邊回航。

他們不僅必須回港避開風浪，還須趁著新鮮將最好的漁獲運至市場，等待拍賣員叫賣，作為他們這段時間辛勞的報酬。

然而隨著他們一點點離開那片烏魚洄游的海域，他似乎看見了其他更多，不同於他們的大船，趨向那片海域。

即使風浪大得驚人，隨後趕到海上的船如同一隊有組織的艦艇，毫不畏懼的排開一列整齊的陣型，很快包圍起那些剩餘逃竄的烏魚。從他的距離看不出他們是否下網了，只能看見那些巨大的船身搖搖晃晃的移動，隨著兩方逐漸拉開的距離，縮成螞蟻一樣的小黑點，最終消失在海面上。

他隱約聽見不知道是誰憤怒的咒罵著過界的漁船，但船上的引擎與風聲太大，將人的聲音切碎、混淆。當他四處張望想尋找這個說話的人時，周圍已然陷入了沉默，除了那些司空見慣的背景音，再也沒有人說話。

風浪稍稍平歇時，有人去整理那些堆積的烏魚，追趕著時間想在抵達漁港前將漁獲處理好。

不復先前洶湧的波濤，此刻的海面蔚藍、閃亮，有著白色如雲的紋理，他們就像是身處於高遠天幕中的候鳥，維持著兩點一線的模式，歸心似箭的返回那片陸地。

那年是他第一次出海捕烏魚，也是他第一次看見非臺灣的漁船。那年，報章雜誌上滿滿的刊登著他們回港後，帶回數量龐大的烏魚，與船長因豐收而笑著的脸龐。

而無數篇的報導，無一篇提及那些撈過界的漁船。那時的魚多得像雨，向海中撒網就如同撈錢，滿滿一網都是清脆的銅板

聲，人們的眼中也映著海上那些閃閃發光的漁火，亮出比星星還熾盛的光明。

報導被他仔細的剪下，保存在那本泛黃的剪貼簿中。後來忘了是哪年的大掃除，他曾翻開那本泛黃的簿子，報導中的照片被蛀蟲咬出了洞，以至於那張應該是笑著的面孔，變得一片模糊，連同一旁的烏魚也僅能看出黑色如枯木的形體。



張金榮從漁港回到家，天色已經臨近黃昏。他下漁船後在街上閒晃了一下，才依依不捨的回到家，想著補點眠，之後還要去其他漁船幫忙。

其實他也有船，只是與他們不同，他的船用來載人，而他們的船則載魚。唯一相同的是這幾年大家的日子都過不太順；自己載不到人，他們載不到魚，半斤八兩。

從海洋回到岸上的身體堆積著疲勞，照理來說是應該休息的時候，他卻反常的沒有睡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難得與林永福一同出海捕魚竟然空手而歸，還是因為林永福回港時那不明的笑容，讓他隱隱感到有那裡不對勁。

彷彿遠邊飄來陰翳的雲，下一刻就會颳起風浪。

他最終沒有選擇補眠，打開客廳的電視，試圖擺脫這種不知所以的危機感，豐富的聲光瞬間充斥了安靜的屋內，將那些陳舊的氣息都消除。

「我們受不了！要自殺啦！」

「我們每天在海上，就只是求一個溫飽，現在法規改成這樣是要我們怎麼活？誰能給我們一個公道？」

「我們漁民要把心聲、苦楚，講給政府聽，講給大家知



道！」

張金榮隨意轉到的節目，竟就這麼貼合的吸引了他。他仔細的看著電視畫面，那當中出現了許多老面孔，當然也有陌生的臉龐。唯一相同的是這些人的臉上都有著被風浪侵蝕過的痕跡，一橫一橫的，越過眉間與眼眶，穿過鼻樑與雙頰，只有同樣討海的人能看見，那張磨損了五官，劃花了的臉龐。

電視裡，這些人大聲的說話，每一個人都無比激動，連鏡頭都彷彿被他們震懾，混亂的旋轉。可緊接著畫面切換，換到一個安靜沉穩的聲線，雜亂的背景音消失，連畫面都變成了放鬆安穩的色調，原來是節目主持人說話了。

那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女子，穿著得體乾淨的套裝，臉上掃著淡妝，粉雪般的臉龐，沒有任何傷疤。

「面對海洋資源的枯竭，除了不再繼續恣意的捕撈，管制漁獲總量，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一直看到現在，他才終於發現電視裡播放的是一檔紀錄節目，探討的主題似乎是海洋資源枯竭，隨著女主持人說完話，電視中的畫面又切到了大海，畫面中一尾尾的鮮魚正從網中被拉起，漁民們的小船搖晃著，無數噴濺起的水珠沾附在鏡頭上。

他突然感覺到索然無味，關掉了電視，空無一人的客廳只剩下他，手中夾著燒到底的香菸，在即將熄滅前傾吐著絲線般的煙，一縷一縷，裊裊盤旋著向上升。那些煙霧碰到了水泥封頂的天花板，立刻向著兩邊散開，最後消失不見。

長期受到煙塵正面碰撞的區域，留下深深淺淺顏色不一的斑塊，如同大大小小的礁石，有些突出在淺灘，有些蟄伏在海面下，是所有討海人夜裡的夢魘。

剛剛節目裡說的：「面對海洋的枯竭……」使他困惑，他不理解為何曾經養活了他半輩子的大海會忽然間就沒有魚了？究竟

是魚不見了，還是他們再也無法傾聽海的聲音，追蹤牠們的行跡了？更令他無法理解的是，那些魚貨入港的畫面，從前總是一幕幕的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報章雜誌、電視新聞，甚至連廣播都能聽見。這座靠海的小島每到烏魚洄游的季節，所有人無不欣喜雀躍，等待著即將到來的豐收。

可是近幾年來，新聞版面不再充滿漁獲豐收的報導，取而代之，更多的重複敘述著：沒有魚了、漁業需要轉型、保護海洋資源等等。

從前那些守著收音機，等待水產實驗所第一時間報導烏魚魚汛的日子好像成了上輩子的事情，或者對飛速前進的社會來說，那確實已經久遠到足以跨越一個世代。現在這輩子的世界充斥著他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陌生的海洋、陌生的規定，還有最多的是……這個逐漸變得陌生又熟悉的職業。

睡意終於濃濃的襲來，快而猛烈的，在他意識到而將手上抽剩的菸按滅後，那雙隨歲月而模糊泛黃的雙眼，就緩緩閉了起來。他感覺身體落入了一片豐沛的水體之中，帶著一種黏稠沉重的感覺，不斷下墜……潛入了深深的海底，那裡一片漆黑，周圍林立著大而硬的礁岩。

他欲隨著水流攀附上那些巨大的礁石，卻發現身體就這樣穿過了它們，才驚覺這些聳立在水底的黑色影子並不礁石，而是一個又一個相連的洞，它們著根在水底，等待著來到這裡找到它們的人。

越過那一片漆黑的通道，他在亮光的另一頭看見那些熟悉的面孔……那是曾經年輕的妻，懷中抱著自己剛出生的兒子。

「你一個人在海上要好好照顧自己，家裡的事情我會處理……」畫面中妻的臉龐逆著朝陽，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影子。

他記得那是自己頭一次跑船，丟下妻兒，獨自去到那一片未



知的大海。

那個時空裡，遠洋跑船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原本從事近海捕撈的公司無不大量投入人力，就連他周遭的人也如同感染瘟疫一樣，一個傳一個，通通轉跑遠洋船。

幾年離開陸地，回家時賺到一棟房子，或者離岸時身無分文，靠著討海賺來的錢娶了老婆，這種傳聞在當時比比皆是，那樣的風聲最終也傳入了自己的耳裡，勾引了他拋下妻兒，去往那個全然陌生的地方。

他原本以為這都只是暫時的，就像那些風聲描述的，等自己存夠錢，有一艘屬於自己的漁船，這樣的生活就會停止。可以不用再與妻兒聚少離多，也可以作為陸生動物，以符合自己物種的習性的方式，不再窩居在那小小的船艙。

然而他終究是沒有料到，長久的離岸使他的肢體都長出了蹼，不再適應陸地的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他流轉在陸地與大海，就像一個兩生類，哪裡都不是他熟悉的家鄉。

離水太久使他的皮膚乾裂，不夠單純的環境中有太多紛亂的雜音，最終衝潰了他的耳膜。但回到水中後他又想念起岸上那些美麗的色彩，密集流動的人潮，以及每天盼望自己歸來的妻兒。

他的身體穿梭在那些海底的黑洞之中，每一次進入看見的畫面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那些幽暗通道的彼端都連結著陸地與光，有著足以照亮這片黑暗之處的太陽。

反覆出現在黑洞彼端的妻子隨著他的巡迴，逐漸老去，而她懷中孩子的臉龐卻隨著時間逐漸陌生……終於當他來到一排黑洞的末端，在盡頭的光中看見，他們的臉龐都消失了，只剩下遠天的太陽，以及與自己反向行走的熟悉背影。

他張開口，想使那些眷戀的名字滑過舌尖，卻發現沒有聲音。他是一個害怕陽光的兩生類，炙熱的氣溫使他乾死在陸地，

連聲音都隨著烈日蒸散。

妻與子提著行李的背影縮小在了日出的彼方，去向一個他無法到達的所在。他只能匍匐在地上，企圖以敏感的肌膚去感受他們離開時的震動，令人安心的震動，期望著土地能就此化為浪，將他們的重新推向自己，如同年復一年跑船的日子裡，海潮以熟悉的語言與自己傳遞，將那些魚貨推向自己。

但那一切終究無法實現，他只是一條上岸太久的兩生類，在猛烈的光照下漸漸縮小，蜷曲，直到再沒有人再能夠輕易發現自己，陸地失去了他的足跡，變化的海面卻又無法保留那些船行駛過的痕跡。

張金榮再睜開眼時，天色又已經暗了，月光透過玻璃窗射入屋中，將漂浮的在空氣中的浮塵照亮，閃閃的，如星星。

他從沙發上起身，藉著月光反覆觀看自己的手掌、皮膚。有一種乾燥的刺痛自手背開始蔓延，但指縫與雙腿都並沒有長出薄膜。

今天是滿月，大而圓的，明亮的光更凸顯了那些存在於月球上深淺不一的陰影，像是一張豐滿的女性臉龐，也或者是孩子朝自己大笑時的眉眼唇角。

可他的視力已經退化，混濁的角膜永恆將世界壟罩上一層光暈的白霧，看不清楚那張臉的五官，究竟是誰。



幾天後張金榮再來到漁港時，見到了林永福的船回港，船上載滿漁獲，由幾組工人來回搬運。

「這次收穫不錯唷！」他朝著還站在甲板上的林永福大喊，聲音蓋過了港邊的海聲與嘈雜。



林永福藉著船燈與月光認出了他，臉上微微掛著一個笑容，語氣真實的歡快著。

「貼補一些油錢啦，不然快沒錢發薪水了。」

他們的聲音驚動了夜裡的還未安歇的人，自漁船燈火照亮不到的黑暗中出現一道人影，直直向著林永福的漁船走。直到來到張金榮身邊，他才看清這個自黑暗中出現的人身上背著釣箱，手裡握著釣竿，海風吹來，從他身上飄出一股淡淡的酒氣。

「都是你們，不管魚大小隻，通通直接網起來！魚都給你們抓完了，我們是要釣什麼？」

原本笑著的林永福臉上閃過一絲陰霾，收穫的喜悅瞬間就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破壞。只聽見他宏亮的聲音在夜色裡盪開，連天中央的月娘都因害怕而隱沒，只剩下黯淡的船燈。

「你怎麼不去海上看看，是只有我們在抓嗎？世界各國的船都在補魚，對面的漁船還時不時撈過界，你釣不到魚怎麼不去罵他們？」

這番的辯解並沒有堵上釣客的嘴，反讓他更上前一步，將整個人暴露在燈下，令他們清晰的看見他憤怒的神情。

「要不是你們過度捕撈不愛惜資源，海裡的魚怎麼會越來越少？大家都沒有魚吃了！你們卻只顧著賺錢，整天只知道抗議，就是對你們太好了，一群刁民！」

「不賺錢是要餓死嗎？沒有我們抓魚，你們哪來的魚吃？你們難道都沒有吃魚嗎？魚變少了你還不是照樣在釣魚？你是有多愛惜資源？來找麻煩的是不是？」

他躍下漁船朝著釣客走去。這時一直在旁邊的張金榮才忽然回過神，拉著氣沖沖過來的林永福。

「他喝醉了啦，不要跟他計較。」

林永福沒有回應，臉上有著明顯的憤怒，即使在昏黃燈火的

照耀下，也依舊能夠感覺到那一絲絲從他身上透出的寒氣。

張金榮從未料到林永福會如此激動，以往就連捕不到魚，也僅見他一笑帶過。但此刻他卻彷彿能感受到對方透過肢體傳遞過來的，那些潛藏在憤怒之下，帶著一點哀戚的感覺。

沒有魚了。有誰會比他們更難過呢？然而他們卻不能停止出海，他們的生活與海綁在了一起，沒有海就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在這塊結實的土地上，他們站不穩腳跟，用以立足的雙腳早在長期與海的交互之下，成為了半腿半鱗的東西，成為一種既無法久存於陸地，卻也不夠適應海的生物。

站在自己身邊的林永福也與自己一樣吧？在那些憤怒的情緒背後，包裹住的，也是與自己同樣，徘徊在海與陸地的徬徨吧？

也許是他的攔阻收到了效果，不知名的釣客終於認清了情勢，被酒精麻痺的神智紛紛回籠，發出一聲意味不明的呻吟，轉身離開。

「如果不是你阻止我，早就上去給他一頓粗飽。」

直到人影消失，林永福還是邊說邊揮舞著未與對方短兵交接的肢體，想像著劃破空氣的拳頭打在離去的釣客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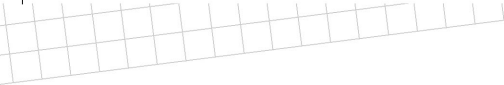
他凝視陷入濃黑色澤的街道，漁港旁即使亮著燈火，也照不亮那些浸泡在夜裡的角落。這一瞬間，他想起自己的夢，如果穿越那些現實中真時存在的黑暗地帶，是否有機回到過去，回到那天自己頭一次跟船出海，還未成為兩棲類的時候。

林永福又繼續咒罵一陣後，隨著魚貨的轉移離開了。這時才正是張金榮上工的時刻，他登上自己那艘花了大半積蓄買來的船，發動引擎點起燈火。

夜裡的燈火不僅吸引魚類聚集，同時也指引著那些追逐魚群的人。

果然，當那些光華鋪開，將四周碧綠的海水都照亮，自己精





心改裝的船就成了這片港灣中最受矚目的存在，如同一件擺放在翡翠玉石上的精緻藝術品，捨去了海上作業必須的撈網與器械，增添寬大的空間、廁所與休息倉，這一艘嶄新的船是為了載人而存在的。

被吸引而來的人們發出歡快的聲音，飽含期待與雀躍，就像是漁民們偶爾哼唱的漁歌。

「船長有沒有保證大咬？」上船的人們這麼說。

張金榮卻只能擠出一個勉強的笑容，他不太擅長應付這種情況，這些年被海浪反覆搖晃的日子裡，已經將陸上的語言沖刷褪色，只留下淺淺的印子，以及破碎的殘骸。

「包在我身上，保證讓你們享受不停拉竿的快感！」

即便他試圖運用著所有已知的詞彙，與後天學習的知識，以同樣歡快的語調說出這段話，做出人們印象中爽朗好相處的形象，但是那揮之不去的怪異感卻始終如同一塊隱約的暗礁，只等待著一個機會，就會將他辛苦積蓄買下的船底開出一個巨大的黑洞。

於是即使是實心的地面或者是穩固的平地，他也總是前進得小心翼翼，深怕一不小心就可能觸礁。

漁獲減少後，他選擇了與所有人不同的道路，轉作了觀光漁業。然而他低估了轉行的難度，就像被所有人拋棄在身後一樣，一竅不通的他並沒有在這裡找回從前的榮耀。

更多時候，他覺得這一切都成為了一種懲罰。二十多年來的經驗多數不可使用了，報章雜誌上大力鼓吹的新興行業，帶給他的好像只有無盡的阻礙與困難。他不知道應該怎麼選擇，才能夠再回到夢裡見到過的光景，才能夠再次回到一直以來熟悉的軌道。

得到了他保證的釣客們紛紛上船，船正式駛出港口，所有船

隻航行過的地帶都被銀白的燈火照亮，被船體撞破的浪花也在光下熠熠生輝，像是行進在星河之中。

漆黑的大海又傳來他最熟悉的聲音，在萬物理應安靜的夜裡，透過浪花敲擊著船身，傳遞著那些關於海的記憶與知識。

船來到了屬於他的漁場，這裡是他熟悉的地方。曾經多少個日夜他都在這片海域作業，無論是自己開船，或者是跟林永福的船，這片海的顏色總是相較其他地方來的深邃、蔚藍，彷彿有無數物質流動著，其中也包括著希望。

釣客們紛紛拋竿，漁船的燈火會吸引向光而來的魚，他也準備了新鮮的魚塊供人們使用，也有些釣客會自己帶餌，做為某種獨特的秘密武器。

曾經他以為這份新工作只要將船開至定點，之後就是屬於自己休息的時光，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最難熬的，莫過於這段供以垂釣的光陰。

釣餌被投入水中後，人群專注的盯著海面，期待著每一次拉竿帶來的收穫。這段閒置的時間裡，他總是能敏銳的感覺到自己被賦予期待，無論是期待這個由他挑選的釣點，又或者是在廣袤海洋中渴望著語言交流的眼神……這些都是他不擅長的。

船身維持穩定的晃動，如同兒時記憶裡的襁褓，反覆的上下起伏，是母親安慰自己的輕柔動作，這艘堅硬的船殼就是他的搖籃與保護，只有在這裡他可以免於那些傷害與攻擊……但是他彷彿連這最後一片樂園都要失去。

「這裡好像沒有什麼魚？」

不知過了多久，專注於垂釣的人們開口，他甚至分不清聲音是從哪一張嘴中發出的，只見到所有人都響應這聲召喚，紛紛將目光投向自己。

他有半秒間的遲疑，在那樣的目光下感到不安與羞愧。如



果自己找不到魚汛，還能夠討海嗎？如果自己找不到魚汛，還能夠帶領大家開船出海嗎？無數的疑問盤旋在腦中，唯一沒有把握的，是魚究竟去了哪裡？

是啊，魚究竟去了哪裡？曾經塞滿魚網與船艙的魚，電視報導中的創造經濟價值的魚，究竟都去了哪裡呢？

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卻必須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

「不然我們去另外一個釣點試試看。」

釣客們紛紛拉起了尚未被咬的魚鉤，船再度在茫茫海上移動，與前來時相比，船速慢了許多，海上颳起了風，海流的方向逐漸與船行方向相背。

張金榮望著這一片晦暗不明的海，即使船艙中亮著燈，也趨不去進入眼底的深色。他能預期之後有部分的人也許不會再光顧自己，理由十分充足，因為他開往的釣點沒有滿足他們的期望。但是這些年來，大咬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大船捕不到魚，載客出海的觀光漁船又怎麼能總是找到魚呢？這些都是他當初轉型時，始料未及的。

海面上似乎有著不一樣的顏色，那東西在波濤的海上載浮載沉，就像是一顆兀自發光的恆星，如此吸引著他的目光。

他停下船，跑出船艙，果然見到明亮的甲板上站滿了人，此起彼落的交談。

「船長、船長快來！救人喔！」

「這裡有人，快把他拉上來。」

「有沒有辦法找一條繩索拋過去？」

那一瞬間，四周的聲音都模糊了。張金榮聽不清楚人們的口中所說的語言，只有那個橘黃色的小小影子，如針般尖銳，刺破一片黑暗，閃動在汪洋之中。

他彷彿受到了什麼東西的召喚，在周圍的一片驚呼之下，縱身跳入海中。冰冷的海水沁入他的孔竅，帶來一種輕微的疼痛，那是他屬於陸地的證據，無法適應夜晚的水溫與過多的鹽分。即使如此他仍奮力游向那閃動的物體，牽引著他自漆黑的水中一點點靠近晃動的船體。

月光自雲朵後探出，重新亮起他的視野。讓他得以依賴那滿溢的月色，看清這個落海男人的面孔……就是先前在港口對著林永福破口大罵的那個釣客。

此刻他的臉上已經沒有了那時的狂傲與憤怒，更多的是恐懼與疲累，為大海的深邃與未知，而懾服。他不知道他在海上漂流了多久，也許自己再晚一些發現他，他就會葬身於這片海域。

他漂浮在落海的釣客身邊，與眾人一同合力，慢慢幫助人爬上了船隻。而就在他要接著上去時，某個光滑的物體擦過自己的小腿，帶著一種奇異的冰冷觸感，密集的碰觸著自己的肌膚。每一次的碰觸，都令他一陣戰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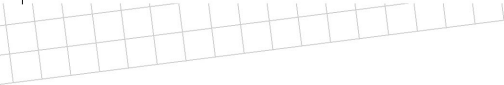
漆黑的海面亮了起來、成片的，如同一池水銀匯聚成的海，那些層遞在海面上的水痕相互交錯，如同大片的魚鱗，形成一條帶狀的路，自彼方通向自己，鋪開在海面之上。

他吸了一口氣，潛下水面，才發現那些鋪開的銀色原來都是一尾尾的魚，他們成群游曳在海面，銀白的身體相互摩擦著，落下雪般的魚鱗漂浮在海中，向著他望不見的盡頭游去。

水下，人們的聲音變得遙遠。他感覺到肌膚正不斷與魚群摩擦著，叢生在表面的細毛因為劇烈的碰撞而掉落，而那些漂浮在海中的細雪則因為海水牢牢的沾附在光滑的肌膚上。

他感覺自己的身體逐漸變得輕鬆起來，不再似站在船板上，必須那樣用力的支撐起自己而疲累。也不再如他以往每一次收網時被海水潑濺，感到周身黏膩的不適。





此刻的他，擺脫了所有煩惱，追尋著魚兒們群泳的方向，為了終於解開的謎團而感到快樂。經過這麼久後，終於再次找到魚汛，親眼看見了那些充滿著活力、肥美的魚群們，足以證明這片變色了的大海，還未徹底死亡。

他順著魚群，逐漸向著廣闊的海域游去。他感覺到自己的髮絲順著水流擺盪，十指間長出透明的膜，用來在陸地站立的雙腳也逐漸變得柔軟，長出一根根外展的刺，成為透明的鰭……

在那個遙遠的地方，魚群相互交錯聚集的所在，才應該是他歸屬的地方，深深的喜悅擄獲了他，他感覺這麼久來分裂的自己，終於在此時得到了完整。

傳說中消失了的魚群，形成巨大的漩渦，一如文獻紀載中的那樣，相互交疊著，將整片海都染成回憶中的顏色，時光彷彿在此刻倒流，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之前……

那個榮光的盛事中，自己迎著海風，站在甲板上，魚群如下雨一般，一尾尾的跳動著，拍動的頻率像是替自己打氣的擂鼓，又像是雷雨將要過去前，滂沱的雨聲。

月溫暖的灑落著光，指引牠們向著遠方，離開陸地與城市，也離開那些褪色的記憶，與聲音。

他又重新聽懂了大海的細語，訴說著魚汛的方向。在那個遙遠又陌生的海域，重新開始另一場漁業的盛世，回到他記憶中，那個時空。

那是一個只要落網，就可以豐收的年代。翻閱報導與資訊，無不是讚揚與嘆著豐沛的漁獲，以及那些漁民的辛勞與可貴。

彷彿海永遠取之不竭，且不會衰退。

小說組 優選獎

〈變漁〉評語

蘇偉貞

故事從漁民張金榮一次例行的出海展開，放眼大海，他開始疑惑「要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帶出海洋/漁場/漁獲共生主題，而小說命名「變漁」，那些趨向哲學性的思考，更像一種「辨漁」或「漁變」。作者對海洋現場敘事獨具美感，如形容集結的烏魚魚群迴旋上升形成結柱，如大海封印。這些朝向哲學性的思考，雖加重了小說深度，但也使得書寫在形式與內容不是那麼統一，減分了原生態生命力昇華的可能。張金榮多年捕魚史即海洋流變史，比較可惜的是，中國漁船「撈過界」、海釣客釣魚手段而瓜分漁獲起爭辯、漁船轉型為觀光船……情節的鋪述多半意料之中，但最後作者調度了與張金榮爭執的釣客落海讓敘事有了轉機，當張金榮跳進海中救人，與大批銀魚群面對面，消失的魚群回來了，這是大海最後他的「戀人絮語」。

